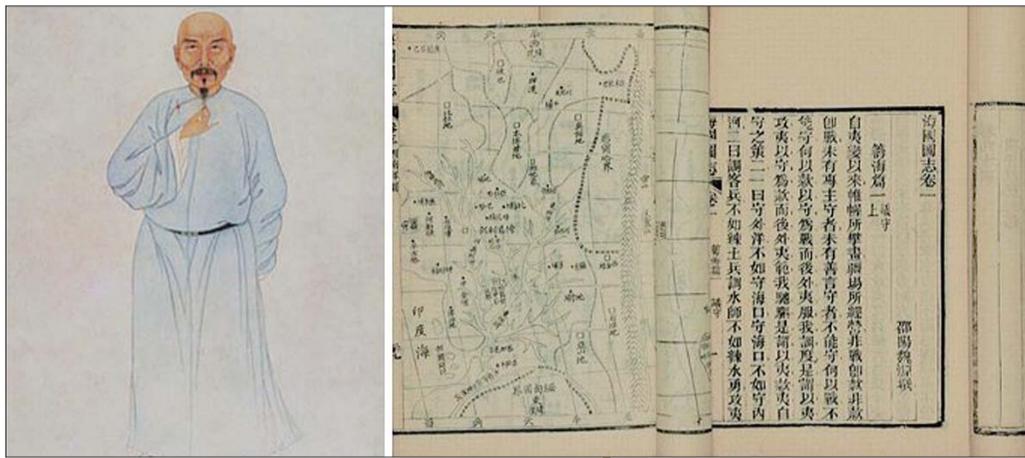


《海国图志》： 一本书让中日师生易位



甲午战争，一个古老文明为什么不敌一个新生小国？一百多年来研究者提出许多看法，其中一个重要看法，就是中国固步自封，日本则潜心好学、顺势变革。中国不是没有人看到问题的关键，只是统治者不思进取，不知世界大势，依然陶醉在自己编织的“盛世”神话中。结果，不到半个世纪，中日易位：先前的学生和老帅互换了角色。在此过程中，魏源的《海国图志》扮演着非常奇妙的角色。

《海国图志》的原本为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而《四洲志》来源于英国人慕瑞编著的《世界地理大全》。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1841年6月，承担鸦片战争失败责任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经现在的镇江（京口）时，正在此地的老朋友魏源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苹”（《魏源集》，781页），朝夕相谈，交换看法。林则徐预感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遂将书稿交给魏源，希望魏源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魏源没有辜负老友的预期，在此后一年时间里，魏源以林则徐《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成《海国图志》五十卷，1843年初版于扬州。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本。1851年扩充为一百卷本。1856年，魏源去世，一百卷本遂成为《海国图志》定本。

《海国图志》根据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资料，详细记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制度、文化习俗，是近代中国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盛赞这是中国人研治“域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意义重大。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依据丰富的资料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而且提出许多伟大的见解，一再叮嘱中国人要重建宽广胸怀，不要将域外文明视为洪水猛兽。东西洋文明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必须承认，这些不同文明均有中国文明所不具备的优点。中国人应该潜下心来，记住先贤教诲，一事不知以为耻。魏源指出，即便从复仇观点看，也必须“师夷之长技”。

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这个口号将一个正常的文明交流转换为“文明冲突”。不过在“天朝上国”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权宜之计。

尽管魏源的主张如此温和，这一主张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回响。那时的中国

我们似乎可以说，《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遭遇，不仅让中日师生易位，而且折射了两个东亚国家胜败中的深层因素。

□马勇

人并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东来的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本质区别。一个古老、精致的农业文明怎样面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那时中国人似乎根本没有想过。

魏源在这部书中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种子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老树上。更有甚者，魏源在这本书中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民主制，以为英美联邦制、选举制、分权制衡的司法制度，“以变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选举举能，可谓不公平，可谓不周乎”（《海国图志后序》），实在值得中国人注意和借鉴。

《海国图志》意识到了历史大转折，意识到了中国无法固守单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应该增强“海国”意识，应该与世界互动，双向开放。

一百多年后重读《海国图志》，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一个敏锐的知识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中国辜负了林则徐、魏源的一片苦心。“书成，魏子歿，廿余载，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国图志序》）。

《海国图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赢得应有尊重，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根据魏源好友姚莹分析，这主要是因为《海国图志》

“犯诸公之忌”（姚莹《与余小波言西事书》，《东溪文后集》卷八），谈论了不该谈论的事，从而使中国错失至少二十年机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个偶然的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在此后五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几个，深刻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江户晚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在许多人仍将西方文明视为“奇技淫巧”的时候，佐久间象山由此开始了对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海国图志》传到日本的第三年（1853），美国“黑船”叩关江户湾。或许是基于十几年前鸦片战争的教训，或许是《海国图志》已将世界经济必将交流的意义说得很明白，或许是因为日本人已有与欧洲人（荷兰人）打交道的经验……总而言之，日本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日本既没有像中国那样长期沉浸在失败的阴影中，也没有单纯地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商业基础，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了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国家的梦想。日本学者井上靖说，幕府晚期之所以能发生“开国主义”思想，其契机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知识人普遍阅读过传来不久的《海国图志》。

我们当然不能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完全得益于《海国图志》，就像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不能归罪于任何单一原因一样。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说，《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遭遇，不仅让中日师生易位，而且折射了这两个东亚国家胜败中的深层因素。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
信“青未了”。

齐鲁晚报

随笔

星期三

2014.11.5

A22-A25

思想光华 文字魅力

青未了

文人习武，这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优良传统。可惜，后来，武风渐渐衰弱下去，文人真的变成了纯粹的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可伶得很。

但是，老舍先生出身满族家庭。他是自有记载的祖辈以下的第一位识字的家庭成员。其余的，男士皆为武人，都是当兵的，是八旗之下的兵丁。旗人是必须入伍当兵的，因为旗人少，而国土地广，所有的男人皆是旗兵，负有保卫国土和维持国家安全的责任。所以，旗人历来有习武的传统，虽不必去当兵，但习武的习惯可

【舒乙忆老舍之一】

文武双全

□舒乙



能在旗人中还未完全混灭。自打英国回来起，就不断有文章记述老舍先生打拳的事，最早的是北京的名记者陈逸飞先生。他去拜访老舍先生，发现后者正在屋里练五禽形意拳，引起陈逸飞想跟他学拳的念头。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因成绩优秀，排名全班第五，被任命为京师第十七高等及初级小学校（方家胡同小学）校长，时年十九岁。任职期间，全北京市的小学举办过一次联合运动会，地点在北海公园的西北角，那里在万佛阁的废墟上建有一座运动场。运动会组委会下设宣传组，宣传组免费向与会者发放一本名为《舞剑图》的小书，著作者是舒君和颜君。舒君者舒庆春，负责文字；颜君者颜伯龙，负责图谱。舒和颜是北京师范大学同班同学。

这可能是老舍先生第一部著作，居然是体育方面的！可惜，此书已荡然无存。但可见老舍先生对剑术并不陌生。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老舍先生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业余时间写作，非常勤奋，伏案时间过久，引起背腰酸疼，于是，正式拜师学武，以求缓解筋骨的疼痛。当时，济南是个武术之城，有一批武林高手集中在那里，其中有不少是回族人，如鲁地名家马永奎（子元）。老舍先生和他们相识之后，拜师习武，逐渐掌握了多项武术技能，包括剑术、棍术、拳术和内功。他每天早上都要锻炼一阵，渐渐形成了习惯。这个习惯，被他一直坚持到老年，几乎无一日中断过，除非病得卧床，爬不起来。他的太极拳打得极为漂亮，柔中有刚，流畅大气，如行云流水。他经常在公共场合表演他的拳术。在学校联欢的集会上常有他表演武术的身影，甚至在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农庄里他也曾为美国退伍军人做过余兴拳术演出。

臧克家先生晚年在回忆老舍先生的文章里记述过，他在青岛曾去访问老舍，一进门，在玄关的端头看见一排武器架子，上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字排开，十分抢眼，以为是误入了一个练家子的家中，其实是老舍先生的家。

老舍先生习武的副产品是他将拳师频频地写入了他的小说和戏剧。他在山东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二拳师》，可惜因故只开了个头而半途作废。后来，集其“核儿”压缩成短篇小说，这就是那篇精彩的《断魂枪》，成为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再后来，在美国，他曾将《断魂枪》改编成英文话剧，交给美国大学生去演出，取名《五虎断魂枪》。

1965年老舍先生率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遇见一位叫城山三郎的作家。他听说老舍先生会武术，便一拳打过来，佯作进攻状，老舍先生不慌不忙，伸手借劲使力，顺势握住他的手腕，轻轻一拉，城山三郎就是一个趔趄，几乎跌倒，连声疾呼：高手！佩服！佩服！

这样的文人，眼下大概很难再找到了。在他的好友中，拳师的不乏其人，除早期山东的拳师之外，还有北京的刘世森大夫，此人既是他的按摩师，又是他的内功老师，一直陪伴在他身旁，直至他离世，是他的终生好友。

他的朋友中，有多位普通人，如手艺人、说唱艺人和店铺的小老板，包括重庆百龄餐厅的回民老板杨五爷、北碚茶叶铺的冯玉斋老板、天津的鼓书艺人富少舫和他的义女富贵花、北京的裱画师父刘金涛。他们在旧社会都是下等人，有的甚至属于下九流的末端，但老舍视他们为知心朋友，而且是最可信赖的朋友，甚至可以把他的妻儿托付给他们，可以在危难关头向他们求救，包括暂时解决吃住和借款渡难关等等，一句话，仿佛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些朋友。这些朋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由裱画工人刘金涛师父，引出了老舍藏画的话题。这个话题的意义可比插花、品茶还有分量得多，因为它有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个人爱好的范畴。

（本文作者为老舍之子，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